

探路記

探路記

耶潑拉彭係暹
羅一屬國

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四

目錄

從文湘至耶潑拉彭

住宿耶潑拉彭考察政務並訪麻好之墓

論南掌人之風氣房室俗尙藝工及政務銀錢輕重尺寸音樂等事

文湘者南掌國
之都也

從文湘至郎潑拉彭

自文湘上溯數里，兩岸皆山，礁石散亂，水急如沸，間有驚至五六百邁當者，水退時江底石堦顯露，有白石，西士脫石，各色玉，亦有光潔如受磨礪者，最小處僅寬四十邁當，遠望之如石間裂縫，深一百邁當，兩壁間流勢甚急，前自巴格蒙格馬蘭一帶游探時，已料此地有如此之狹流，纔自文湘上溯三四十里，江寬而淺，兩岸多民居花圃，直向西而畧北，余等停宿之處，江面忽收至二百邁當，探得近岸處四十八邁當，水波平坦，不覺後數日之有難行也。

此同治六年之
四月

四月初五日，江岸收束，船行十餘米，魯寬一百邁當，深六十邁當，尚可盪槳前行。沿河兩岸多林木，山景幽僻，不見居人。午後一點鐘抵景垓，卽第一急流，爲無數卵石及通松兩支河之淤泥所阻，又抵景考，卽第二急流，兩急流間水深一邁當半，過此江面漸寬而多石礁，始有所謂石壩顯露之形，江底爲紅礪石，下爲近邊之山脈，過第二急流處，多上天下小之思王石，崢嶸魁異，舟子畏縮，不能近此石阱，余與鎮主商換本地之船，是時水雖未漲，而兩岸舟人俱不肯放船，只願仍用原船，而充領港之人，見中溜水滿，石礁漸沒於水，屢須

用夫扯縴，初六日，以繩縴行一米魯，右岸石礮間有淘金之人，是日過農開及克綫岡兩部分界之處，舟行甚難。

初七日，過龐梢急流，將船中人貨卸空，中流有極大磐石，分中溜爲二，各寬二十五邁當，近岸探至二十五邁當未及底，急流之上游寬一百邁當，水緩而深，晚六點鐘宿於海鎮，江勢向西北，未幾復向南而西南，兩岸高山層層斜坦至江岸，江水所灌石平原之間，隨處有石骨嶙起，上多草木，水漲時，樹頂簇簇如青翠小島，余等將到庚香爲此間最險之急流，農開舟子不肯再行，余等息於江中之洲，細營庚香之險與

他處無異，惟急流更長，易於傷舟，須擡過一百邁當，遂遣人到上游之鎮，換雇新船。余等宿處，地甚荒野，野畜極多，鹿行處幾成衝路。同行之守夜者，以槍伺擊一二，奈受槍後，竄入灌莽，仍不能獲。庚香而上六七米魯，右岸有桑仿鎮，雇得船裝行李，以緯過急流。余等步行左岸，以便沿途考訂。行至桑仿，頗覺疲乏。同行者有跣足徒行，余鞋已穿，亦試赤足，步履極艱，石熱如炙，見水爭趨就飲。蒿草甚多，脛踝血淋，計五點鐘時，行十記勞邁當，莫不疼痛疲倦。

初十日，余等坐小舟，自桑仿至綳汪，路經拔克冬，暫息片時。

江面甚寬，中有數洲，中溜仍不甚寬。綳汪之前寬一百至一百三十邁當，深三十三邁當，其上游收至七十邁當，深五十邁當。綳汪江勢向西數米魯，又折南少東二十記勞邁當，又折而西南，其折西南之際，有石灰峯自水中矗立，正行間，隨處訪問可否通至湄南江，或湄南江之支河，有數處江岸巉削，上環高峯，漸有民居，田中所植，似以木棉爲大宗。

四月十一日，在古格老鎮見夢美之船伺候，余等遂遣去庚香之船。古格老對岸有庚當急流，難於行舟，過此則礁石漸少，江勢向南折西，其折流處，卽孤高急流，不遠處卽克綫岡。

夢美是否卽孟
買當攷

鎮，

十三日抵鎮，昔文湘未遭兵燹時，克綫岡鎮在左岸，遲人不許南掌部落據江爲險，故以克綫岡邑遷於右岸，今土人或稱爲夢美，或稱克綫岡，夢美譯卽新邑，是以自斯登吞至此，左岸絕少居人，新邑對岸風景甚佳，山麓平坦，山谷排列，水道橫流，有河清漣，藉以灌溉腴田，屋宇軒敞，產有布疋，其田壟路口有大廟，廟旁多棕樹，廟貌壯麗，木燭台雕刻甚精，適有緬甸商列攤於廟前，以售英人五彩棉貨及銅錫器，余等幸行烏登西路，與摩而們只距十里，摩而們地勢與克綫岡

一綫平行，南掌內地販售歐洲裁工之貨，獲利甚多，皆不果緬甸之商，自摩而們販來，克綫岡部酋雖往曼谷而署事者接待余等，尚不疎慢，特總辦詢以郎潑拉彭人是否敬我，西人答云，因斫伐檣木，克綫美土人頗與英人有隙，鄰部亦爲震動，土人恨暹都袒護英，審斷不平，有構兵之勢，克綫岡土人倚仗郎潑拉彭不畏英人，英人先遣員覘郎潑拉彭，且擬溯流而上，云余等聞之，幾如當頭捧喝，蓋初意無人到此，豈知英人已先我着鞭耶，近數年，英人專探中國印度北境，以與我暗地相爭，余等追悔，守候路照，逗遛四月，且余等服

摩好卽麻好

色藍縷，旅費不多，從人亦少，而聞英人有歐洲人四十餘，用度寬裕，攷察近部，事事便易，豈非我法人居於人後，從今當細訪英人，在上游曾經探往何處。

自郎潑拉彭至拔克來一段之江，前經摩好探過，余等恰探江之南段，是南段爲余等所創探，然余等初意，欲由柬埔寨江谷直達中國，詳探情形，以求利益，而今但能考訂此江南段六百米魯，是行路未多，而到他人已行之路，欲矜創獲，而仍步後塵，恨何如也。總辦旣而相慰曰：英人自緬甸來，未能探藏地江源，而向南退行，是僅探此江之中段，余宜速探其

北段直溯其源，以窺全豹，勝於英人多矣。蓋惟考訂學問，好勝之心，無人能阻，在同事各思奮勇而已。

四月十四日登程，克綫岡下游處，遇一而拉獨船，洵可稱爲浮屋，所載人貨甚多，船內有僧人及土人，自郎潑拉彭到半囊拜佛，江水雖狹，而仍復平緩，漲滿，惟江底石礁處流駛較速，昔日探水深淺不一，今歷探三十邁當左右，舟行穩速，克綫岡上游數米，魯過左岸，囊雷河口，此河曾經摩好探察，未註所流之勢，其圖上繪向南流，而是向北流，蓋隨行隨記，言語不達，難免無偶誤也。余等每晚考訂摩好之圖，與土人論

攝鐵石即磁石

巴黎卽法都

說，是否符合，囊雷河所灌之地，爲產攝鐵石地之中段，距余等所在東南二日之程，摩好之圖失之太北，摩好路與余等路，恰會於拔克來，自來河口以上，江勢繞於孤嶺之間，山多灰石，其石紋如巴黎相近之哀納河之景，其轉折處，與囊黃河合流，發源於東南百里之庚刀首邑，庚刀與猛雷俱屬比恰綳大部，今余等在曼谷經綫以東一度，曼谷直北約千里，余等疑昔摩好自曼谷經南掌內地以抵東江，所行之路，何以僅得余等自奔山至此三十分之四。

十六日，兩岸平坦，山岡開豁，漸遠，湄江之勢，如鳥出籠，復向

北畧彎、江面寬展、略有數島、尙距拔來十二米魯、有人云、英人於辰刻動身、順江而下、此處卽可遇之、時總辦恐稽遲獲咎、卽書一稟呈安督、辨明沿途轉折、不得趲程緣由、余卽繪得一圖、有克拉底所探之江圖、中將余等創探各處、簡潔註明、圖稟旣就、佇俟英人、午刻第一號而拉獨至、自克線岡至拔克來、伴送余等之差官高聲喚問、該船係何等人、喚聲未絕、舟已至前、而舟中並無歐人、詢其舟子云、後面尙有一船、有三歐人在焉、然則前說四十英人、不過此三人而已、舟子云、此三英人、尙有暹國大員節制、譽其形景、則先時探路一

說俱屬子虛矣。繼而第二號船至，望見其第一號舟，近傍余船，初將迎合，忽又改行至江邊洲灘泊焉。特總辦卽遣余上岸謁此英人，叩其探路之事。余以爲探路人員，必穿英國公服，豈知只尋常衣服而已。且不說英語，口捺法語。白余曰：「旁須相見之後，始識其人。」卽杜削從前住在帥岡埠，本係荷蘭人，投奔暹王，派其爲輿圖董事。於晴期之末，雨季之初，自曼谷起程，趁小船游探湄南江極東支流，水程不通，遂起岸改走陸路，至克線坤一帶近暹緬兩屬之南掌分界處，復自克線坤順湄江而下，摹繪江圖。因憚雨期多水，意欲暫回曼谷。

度冬，俟明年晴季再繪江谷之圖。彼言南掌氣候極不宜人，見余等無分晴雨往北游，深以爲甚屬危險。至其餘二人，並非眞歐洲人，係歐人娶暹女所生，一幫其管理雜務，一充厨庖之職。杜削寔告余云：在郎潑來彭時，有人向伊言云：有許多法國人帶有軍裝，率柬人溯江而行，而彼以爲柬人造反，深恐亦遭刦盜。故初見之際，意欲上岸暫避。及至相見，始知前疑之誤，而泊於上流，以便審視也。前誤聽土人訛言，以致各相懷忌。然所說四十英人，終不合符。彼曾於郎潑拉彭上流游探，東江百二十米盧，然尙未出暹國之界。至克線坤而

止、不過當緯線二十度、在克線坤處、湄江自西北來、江面極寬、漲落不一、過此江面漸狹、居民互相鏖戰、杜削以爲余等斷不能過之、据郎潑拉彭人接待杜削甚殷、王送禮物尤多、因杜削受暹王之命、沿途地方官辦差、無有缺乏、至余等沿途僱用牲口船隻、均須費錢、彼以爲異、杜削云、彼雖久居東方、習慣亞洲之俗、至見暹王虐待居民、亦甚不平、其所言皆有關係、故余亦將其前路未經之處告之、以稍答其相告之誠、伊並願代帶公牘至曼谷、交於法國領事、轉送到帥岡較速、前分圖卽得刊印、使歐洲之人早知余等游探情形、厥後